

論

語

後藤點

四

□ 12
3458
4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從去聲孔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

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通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

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識矣夫子發其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切至而

亦得曰罪也予一以爲之

言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

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也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其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矣

解上聲由也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溫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路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也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無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至則一也

參也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南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

賢退不自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叔父甯殖故獄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盡而

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之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法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

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預命者，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寅，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本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巳至商而有輪。周冕有五采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儼等。 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

哀聖人不作，故孔子刪酌先王禮樂，而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下且不謹，則法壞矣。真夏君臣更相戒，飾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學，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此所謂雖不得已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己矣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仁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相也。知而不與，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責己厚，故身益脩。貴人薄，故人易從。○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此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好去聲。已矣，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仁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相也。知而不與，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責己厚，故身益脩。貴人薄，故人易從。○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此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好去聲。已矣，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仁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相也。知而不與，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責己厚，故身益脩。貴人薄，故人易從。○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此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好去聲。已矣，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仁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相也。知而不與，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邪侈之心。做好行。則
後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言
其無以入。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創事之本。故以為質。而行之
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遂成之必以莊。誠
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

如質。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四句。只是
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故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
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
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
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及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揚氏曰。君子雖
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小
人求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善。無所不至。○若文。不相與。而義實相足。亦
記言者之意。

意者之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華矣。
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
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推貴方
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氏曰。以己之方。也。推
而擇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然此行之不亦宜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

譽。平聲。毀。毀者。稱入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虛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
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君其惡惡。則已。後矣。是以難有以前知其

惡而終
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
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
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
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
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上矣。夫
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

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
者。可知矣。○胡氏曰。
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易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不聽之使
久表其所守。不忍。如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眾惡必察。眾好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好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廣大也。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而學，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也，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能守之，不特以泄之，則民不敬。

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之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子曰：事君敬

其事而後共食

後與推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失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

己矣

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諸君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道與之與乎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言一動無不心省意到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習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巳○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而無

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鮮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凡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

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三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

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陋為

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有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臣

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

任平聲焉於度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吏陳布心列位也相諫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與諫諫而不應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

於桀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桀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桀櫝也。櫝也。三豆仕。桀而逸在櫝而毀。

典守者不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失其責也。之惡已不待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

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之移邑。此則冉求之節辭。然亦可見其實與李氏之謀矣。

孔子曰。

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

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李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李氏據國而

均則不患於貧而和。不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德。後遠人服有之。服則脩德以

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知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崩離析謂四分。公室謂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牆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

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伐顓臾。以附益之。夫

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之失。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千世而不一

矣。自天子出。五世而不一矣。陪臣執國命。三世而不一

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天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

之去公室。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

夫音伏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亦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

成襄昭定凡五公建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損益

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

樂宴樂損矣

樂五敬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其樂之樂音洛節謂樂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

而謂之躁言多之而不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

謂之瞽

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

與大人與聖人之言

聖言皆天命所當與知與天命不與不與之矣

聖人之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

有此四等○揚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孔子曰君子有九

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

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滯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

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微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矣

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發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

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以當之當時蓋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用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一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蓋關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木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職

孔子之亡而歸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

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如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

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密也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

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善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訛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於所不敬為誑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正○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善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一曰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行文耳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

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其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

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乎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馬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
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衷
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于張
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伏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
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
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晉大夫趙氏
之中牟之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泥夫子之行親猶
問此以止夫子之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泥也物言人之不善
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而後無可無不可
堅曰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
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
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

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
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平不往者
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則生物之仁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
下同蔽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
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
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其蔽愚
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類
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莊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
之也故告之以此○白
勇曰剛曰信曰直又
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
也

詩可以興

志感發

可以觀

考見

可以羣

和而

可以怨

怨而

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
無不備下者
舉詩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
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

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乎聲爲猶字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
所言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
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不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合著多
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字持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
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
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色厲而內荏
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窬竊也其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
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
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
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
深惡之詳見孟子未嘗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曰棄其德
○下氏曰君子多誠前言行
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
鄙夫庸惡
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
得之謂患
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
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斷截之有言曰士
之品太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

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累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若則亦無所不
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
故氣稟之偏者亦
謂之疾也所謂疾

今亦亡之
傷俗之
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也古之矜也廉今

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大
高肆謂不拘
小節蕩則踰

大開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接用有節
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行自遂謹則扶私
范氏曰未也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古人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出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一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

子曰子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指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猶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旨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告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上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之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胥之教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思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居喪之節而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相官反沒音蓋火之木也改火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柰柞之火秋取柞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大連一時物皆變矣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厭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菲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衣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樂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正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

敬其不察而再女安則為之言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是言而遂行其政深探其小而不存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

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致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政而及之爾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季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多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

曰我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丁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然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屏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林氏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十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實

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漁之慈以玄與之則無下者之患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及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言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子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

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一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

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

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處反士師獄官黜逐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

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馬者也○胡氏曰此必有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

季康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

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任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朝季桓子

曾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齊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也德衰也來者不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華。特。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

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在。車。也。蓋。本。子。路。而。執。輿。今。下。問。津。故。未。子。問。於。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

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吐。刀。反。辟。去。聲。輿。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孔。將。誰。與。變。易。之。而。改。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耨。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無。然。猶。然。然。結。其。不。與。前。已。意。也。言。丘。不。與。易。也。

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奮。身。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

而芸篠。徒。弔。反。植。音。植。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食。立。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

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太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弱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繫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世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實則蠻者夷也逸朱張不見經傳必連東夷人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倫言有意義合人心必連事不可若然記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青悲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自斷髮又身裸以為節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各守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辱身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善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讀夷惠亦必以孔子繼之

大師執過齊

天音恭大師魯樂官之長執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了亞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綜錄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陽襄二人名襄師孔子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心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桓僭天子自衛反魯。當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襄三桓僭矣。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踰海。以去。亂聖人戡項之助。功化如此。如存。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趙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道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弟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駟。駟。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特與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哀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畢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

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則者。立身之太節。有不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若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

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自鼻目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者○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有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

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約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涉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厲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美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矣信謂誠意側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末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旨不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洒色賣及掃素報反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辟言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度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

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其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循序先傳以少者近者而後教以老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是形而下者理無太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雖洒掃應對只是其然心有所以然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心有所以然又曰洒掃應對以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是本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

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堂堂容貌之盛言其發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其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明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子曰子魯大夫名遠其父魯子名義魯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難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夫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陪義非難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穢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以常自警省不可不置之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

朝音潮焉於度及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度及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

能記之者誠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各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

之牆也及肩竊見室家之好

淺室牆卑

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

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

也言其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上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抵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

不可不愷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

而升也

階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

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

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附也動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天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章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也嗟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如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

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愛其禮也簡簡也言桀有罪已不敢放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手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

政行焉

權秤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

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皆舉逸民謂紂箕子之囚復爵容之皆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

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及之帝王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命之言湯武誓師之

意謂大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第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

亦惠而不費舉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

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

馬於反虞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斯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

之各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最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言均之也

於其出納之際乃或文而不果則是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人亦不懷其惠矣頃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繼帝王之治則夫

政子之為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

避見利必趨何子以力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措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必而讀之老而不

論語卷之十畢

